

# 我的教學、研究、創作與文化工作

文·圖／曾永義

**1959**年9月我考入臺大中文系，1963年6月畢業，隨即錄取中文所碩士班，然後至馬祖服預備軍官役一年。翌年9月回母校念研究所，1967年6月獲碩士學位；9月進入博士班；1971年6月畢業，9月獲國家文學博士學位，同時獲聘為臺大中文系副教授，時年30歲，開始從事教學、研究，也以創作為娛，並逐漸參與文化工作。而教學、研究、創作、文化這四樣工作，就成為四、五十年來我生命中的主要內涵。

## 最愛春風做老師

2004年8月我自臺大退休，轉任世新大學。在臺大34年中，曾赴美國哈佛（1978）、密西根（1982）、史丹佛（1996），香港大學（1990），德國魯爾大學（1986），荷蘭萊頓大學（1997）或教學或訪問。在世新13年中我常在大陸各大學講演和參加會議，名義上聘我為客座教授或學術委員的有北京大學、外國語大學、戲曲學院，河南大學、師範大學，武漢大學，福建師範大學、廈門大學，



1980年6月25日，王安祈碩士論文口試後合影，右起為曾永義院士、張敬（清徽）先生、王安祈先生、鄭騫（因百）先生、葉慶炳先生。

廣東中山大學，黑龍江大學，新疆烏魯木齊大學、山東大學等十數所。因此，可以說我沒離開過大學生涯。

我開過一般性課程有大一國文、詩選、詞曲選、戲曲選、俗文學概論、民間藝術概



2004年4月5日，曾永義教授與所指導之博士生宴會後攝於椰林大道，照片中諸生均已任教於各大學。

論，專題研究則以戲曲為主，俗文學和韻文學為次。

對於大學本科學生，我重在基本知識的堅實傳授，也常緣題發揮，對於人生境界和生命意義予以啟迪與開導。譬如如何養成擔荷、化解、包容、觀賞四種能力，就可以使自己「蓮花步步生」、「人間愉快」。

對於研究生，我則藉專題訓練其學術研究應具備的謹嚴態度和正確方法。包括如何打下學養基礎，引發並設計、切入論題，建構論述層次，行文；戲曲資料有文獻、文物、調查、訪問、觀賞5種，應如何取得、運用並正確的解讀之；對於論題關鍵詞必先考

察名義予以論定；希望學生能夠掌握一把利落的鑰匙，各自開啟學術之門，好能走上學術之道，從事研究工作。

我有「不成文法」的規定，所指導的研究生，必須在我課堂上至少聽課，碩班兩年、博班三年，如此才能叫「親炙」。我也喜歡和他們聚聚餐、喝喝酒、聊聊天，有時還會帶他們田野調查，遊山玩水。

我常說自己最大的毛病是好為人師，但卻樂此不疲。只要從我治學的，我都沒拒絕過。近日顏秀青從網路摘錄我指導論文的學生名單，已增至170位，現在未畢業的還逐年增多，因為我沒有「關門弟子」，我要學孔

子「學不厭、教不倦」，「有教無類」。

我最喜歡稱學生為「徒兒」，女學生的丈夫戲稱為「徒夫」。我最高興的是看到他們學而有成、各安其命。他們中有六十人餘人任教於35所大學，博士42人，碩士7人。其中在母校臺大任教者，中文系有蕭麗華、李惠綿、洪淑苓、汪詩佩，沈冬則由中文系轉任音樂所，而王安祈、林鶴宜在戲劇系任教。此外，也有幾位我雖未掛名指導教授，但都在我課堂旁聽多年，而且指導升等論文，所以皆以我為師，我也視為及門弟子。

大約15年前我的徒兒們開始在賤降之日與教師節前後請我宴會，莫不杯觥交錯，興高采烈，使我大大領受為師之樂。我每有詩記其事。如2013年9月27日〈諸生賀教師節宴於101大廈85樓欣葉餐廳〉，詩云：

及門弟子宴高樓，不盡歡欣不盡酬。  
最喜榷楠成偉器，管他絲髮蕩清秋。  
書生自古甘沖默，木鐸行將遍五洲。  
跋扈飛揚今未已，壺中歲月可悠遊。

〈2014年4月5日余七十有四初度，以將赴廣州，諸生於3月23日於臺大水源會館先行暖壽〉，詩云：

勝雪流蘇織錦時，韶光賦得百篇詩。  
及門為壽千秋酒，笑靨同開五色芝。  
絳帳李桃輝曲苑，菊壇洪孔鑄新詞。  
已從人世知愉悅，更愛春風做老師。

詩中小注：「及門王安祈、陳芳、沈惠如、李惠綿皆擅編劇，為時所稱。」每當我吟詠這樣的詩句，都油然而鳴得意。

對於學生，我確實愛護，希望他們「站在我的肩膀上」；但由於性情使然，有時對「忤逆侯」林鶴宜和「寶貝徒兒」李惠綿也沒大沒小、說三道四；對好徒兒也不免挑三揀四，甚至斥責，而五分鐘後，就深知自己過份而道歉。據徒兒們說，沒被我罵過的很少，所幸迄今都沒人「造反」。

## 轉益多師是吾師

做為一位大學老師，要把學生教好，也要把學問做好，如此才能教學相長。而「學術研究」的能力，則和師承頗有密切關係。

我非常幸運，從念大學到取得博士學位，臺灣大學文學院充滿因國共內亂跨海來臺的大師。就中文系而言，臺靜農老師教中國文學史、屈萬里老師教經學、鄭騫老師和張敬老師教韻文學、洪炎秋老師教文學概論、戴君仁老師教理學與詩學、孔德成老師教禮經和金文、王叔岷老師教子書和斟讎學、毛子水老師教說文和論語、許世瑛老師教聲韻學和文法，這些老師我都親炙其門。另有甲骨學的董作賓老師和金祥恆老師、語言學的董同龢老師，可惜無緣受教。他們都是極受崇敬的學者，他們的教學和風範，一



2017年7月26至28日，中國文學系師生溪頭之旅。前排中間紅衣者為曾永義教授。

直滋潤著我，伴隨著我成長。

我走上戲曲研究的路，是一次偶然的情況。1964年7月我從馬祖服役退伍，回學校上研究所，在中文系走廊碰到張清徽（敬）老師，她一向關愛學生，對我也問長問短，我就說：「請老師指導我論文。」於是老師要我以《長生殿》為論題，說那是集戲曲文學藝術大成的名著，學習過程中入手正確，將來治學就有門徑可循。我念大學時中文系連戲曲的課程都沒有，老師為了替我打基礎，便在她的第九研究室一句一句為我講解《長生殿》，這對我的受益和影響，迄今依然存

在。而從此我也「鵲巢鳩占」的在第九研究室讀書，將這「戲曲研究室」的藏書逐一閱讀。老師非常縱容我愛護我，每看到我在研究室裡，她就離開讓我安心讀書。老師還常帶我去參加曲會，聆賞老師和前輩蔣復聰、夏煥新等清唱崑曲之美。這和我後來大力提倡崑曲，與洪惟助主持錄製《崑劇選粹》135齣有密切的關係。

碩一時，在香港新亞研究所擔任所長的鄭因百（騫）老師回來，也因此我的碩博士論文才能獲得鄭、張兩位老師的指導。在電話不普及的年代，一有問題我就到溫州街

宿舍找他。有一次我向老師說，我正讀《孤本元明雜劇》，有所困惑，因為我將心得筆記和王季烈的《敘錄》對看，不少意見有別或相反，老師不慌不忙的說：「你等一會兒」。然後進書房，拿出經他眉批過的《孤本元明雜劇》讓我翻閱，我看了以後笑逐顏開。原來老師的眉批有許多針對王氏《敘錄》而發，我的筆記居然和老師意見大抵相同。此事使我領受到，一位老師強化學生信心的重要。又有一次我閱讀明弘治戊午刻本《西廂記》，懷疑今傳《西廂記》應不是元人王實甫所作，去向老師請教。老師將他夾在書中已泛黃的紙條一一給我看，原來老師早就指出若干疑點，而我們相同的居然就有4條。我請求老師趕緊把它寫出來，老師就在

《幼獅學誌》發表了〈西廂記作者志疑〉。

更有一次我們閒話家常，談到他費了20年工夫寫作的《北曲新譜》，應儘速出版。老師說，這樣冷僻的書，出版社一定虧本，怎好求人。我說，套用老師的話，您的書早已「傳播人間」，抄本不少，只恐怕將來「是非難明」。老師似有所感的說：「做學問應當越往後的人做得越好才是，因為後人可以汲取前人的經驗成果做為基礎，如此再加上自家努力所得，成就便容易在前人之上。在學術的路途上，我喜歡學生踩著我的肩膀前進，只要他們有好成績，我就會感到高興。」老師又補了一句說，後人總不好踩著前人的頭頂前進吧！後來老師找到了藝文印書館，出版了《北曲新譜》，成為治曲學



2014年榮任院士，7月26日師生餐敘恭賀。前排左起：洪惟助（中央大學教授）、曾永義、陳媛（曾夫人）、李壬癸（中研院院士）、洪國樑（世新大學教授），後排左起林鶴宜（臺大戲劇系教授）、陳芳（臺灣師大國文系教授）、丁肇琴（世新大學中文系教授）、沈惠如（東吳大學中文系副教授）、洪淑苓（臺大中文系教授）、王安祈（臺大戲劇系教授）、沈冬（臺大音樂所教授）。



2016年4月23日「戲曲院士·院士戲曲：曾永義先生學術成就與薪傳國際學術研會」於國光劇場專場演出《梁山伯與祝英臺》謝幕後合影。前排右三起陳媛（曾院士夫人）、國光劇團前團長陳兆虎、戲曲學院校長張瑞濱、文化部傳藝中心主任方芷絮、科技部次長陳德新、曾永義院士、文化部長洪孟啟、國光劇團團長張育華。

者必備之書。對於老師「站在肩膀上」的話語，我後來也確實遵循教誨，身體力行，更以此勉勵我指導的學生。

教過我們的老師，就景明、啟方和我而言，最親近的是臺（靜農）、孔（德成）二師。兩位老師為了將《儀禮》影像化，為了幫我們謀得獎助學金，獲得東亞學會的資助，成立「儀禮復原實驗小組」，由孔老師上課，講解「士昏禮」。《儀禮》是最乾枯無味的經典，我為了略知它的粗枝大葉，曾花了17個下午翻閱它的17篇，卻睡了17個下午，從此我知道它是治失眠的良方。而孔老師早年為了研究它，還兼治金文、古

器物和考古學、民俗學。孔老師為我們上了很多年的課，縱使我們也站上講臺了，還要寒暑假每周一次到他研究室「進修」。我們小組有六位同學，分題研究，我分到的是《儀禮樂器車馬考》。我們的集體成果有兩樣：一是中華書局出版的《儀禮研究叢刊》，一是由我們分飾人物演出，請莊靈拍攝的十六厘米《士昏禮》影片。這部影片因年深耗損，已由葉國良教授改作動畫，但就經學研究而言，迄今仍屬「創舉」。我從孔老師得到治學的啟示是：要研究好一門學問，也要兼顧其他可相輔相成的學問。這和我日後治戲曲而兼治韻文學、俗文學和民俗



2016年4月22日「戲曲院士·院士戲曲：曾永義先生學術成就與薪傳國際學術研會」於國光劇場演出折子戲專場，謝幕後與演員合影。右起：黃詩雅（扮飾織女）、國光劇團張育華團長、蕭揚玲（扮飾珍妃）、王海玲（扮飾慈禧）、唐文華（扮飾鄭成功）、曾永義院士、曹復永（扮飾弘光皇帝）、趙揚強（扮飾侯方域）、劉建華（扮飾光緒皇帝）、朱民玲（扮飾李香君）、孔玥慈（扮飾楊妃）。

技藝有因緣的關係。

臺老師擔任中文系主任19年，沒有一個學生不尊敬他。他使中文系像個和睦的家庭。我在博士班上老師的「文學專題」，他強調俗文學研究的重要，我交的一篇「變文」報告，頗受老師的欣賞，可以說因此開啟了我俗文學研究之門。1973年我奉時任中研院史語所所長的屈翼鵬（萬里）老師之命主持所藏俗文學資料分類編目工作，更促使我走上研究之路。如果沒有兩位老師的啟迪和賜予，我不可能寫出六十餘萬言的《俗文學概論》。

如果說我在椰林大道這50年有什麼些許

成就，都是這些老師們對我的愛護教導和照顧抬舉。我曾經試圖像蜜蜂採蜜釀蜜一般，從每一位老師身上汲取他們學養的精華和為人的風範，雖然不能及於千百分之一，但永遠感受到他們的恩澤。

## 領悟靜安先生治曲方法

我之所以以戲曲研究為主體，只因我請張清徽（敬）老師指導論文。老師研究戲曲，我做為門徒的，自然也跟著研究戲曲。我是第一位以戲曲為論題的研究生。我的論題是《洪昇及其長生殿研究》，但起初對如何研究，苦於無範例可循，直到閱讀王靜安先生的《宋元戲曲史》，得知靜安先生從基



中華民國民俗藝術基金會同仁，前排右2柯錫杰、右3樊潔兮，中排右起2林明德、3許常惠（董事長）、4許瀛洲（副董事長）、5曾永義（副董事長）、6蔡顯宗，後排右1莊伯和、4蔡麗華、6陳勝福。

礎著手鑽研六年（1907-1913）。於是我師法靜安先生，認為要了解洪昇家世生平，就得先為他編年譜；要了解《長生殿》的題材、故事來龍去脈，就先探討唐明皇、楊貴妃的歷史面貌和逸聞傳說，及其相關作品；要了解《長生殿》的戲曲結構，就得先分析其聯套排場；要了解《長生殿》的曲牌音律是如何不逾矩，就得將其各種版本和曲譜，拿來斟律。對於論題研究，先分析論題之構成元素，並對構成元素分別做基礎探討，然後取精華以完成論題；這樣得諸靜安先生的治學方法，便成為我學術上的不二法門。即使到

現在，我還是奉為圭臬。

我對戲曲的研究如此，對於俗文學的研究也是如此。於是拙著《俗文學概論》主文分四編：短語綴屬，各類型之「故事」，民族故事，韻文學，藉此可以見其犖犖之大者。而三編之「民族故事」，其名義和研究方法都是本人所發明，「影子人物」也是本人所創之學術名詞。

五十多年來，我的學術和教學範圍，如上所云，以戲曲為主體，而以俗文學、韻文學和民俗藝術為羽翼。檢點總體成績，有兩本學位論文，《洪昇及其長生殿》、《明

雜劇概論》，和《蒙元的新詩——元人散曲》（1981）、《說民藝》（1987）、《臺灣歌仔戲的發展與變遷》（1988）、《中國古典戲劇的認識與欣賞》（1991）、《俗文學概論》（2003）、《戲曲腔調新探》（2008）、《戲曲源流新論》（2008）、《地方戲曲概論》（2011）等專書11種；另有期刊論文143篇，結集於《中國古典戲劇論集》（1975）、《說戲曲》（1976）、《說俗文學》（1980）、《詩歌與戲曲》（1988）、《參軍戲與元雜劇》（1992）、《論說戲曲》（1997）、《從腔調說到崑劇》（2002）、《戲曲與歌劇》（2004）、《戲曲本質與腔調新探》（2007）、《戲曲之雅俗、折子、流派》（2009）、《戲曲與偶戲》（2013）、《戲曲新論十題》（2016）等12書。

近兩三年來我又以上述23書為基礎，重新建構體系、又或補苴其不足，或修訂其疑義，或創發為新論，庶幾使讀者能更清楚的看出我對戲曲的整體見解而命之為《戲曲學》，已由三民書局出版三冊。而我打算此後以《曾永義戲曲史論文彙編》之重要觀點和創發，效靜安先生《宋元戲曲史》之撰述方法，以已完成之《戲曲劇種演進史考述》為前奏曲，撰著《中國戲曲史》。希望天假我年，使我健康，完成我的宿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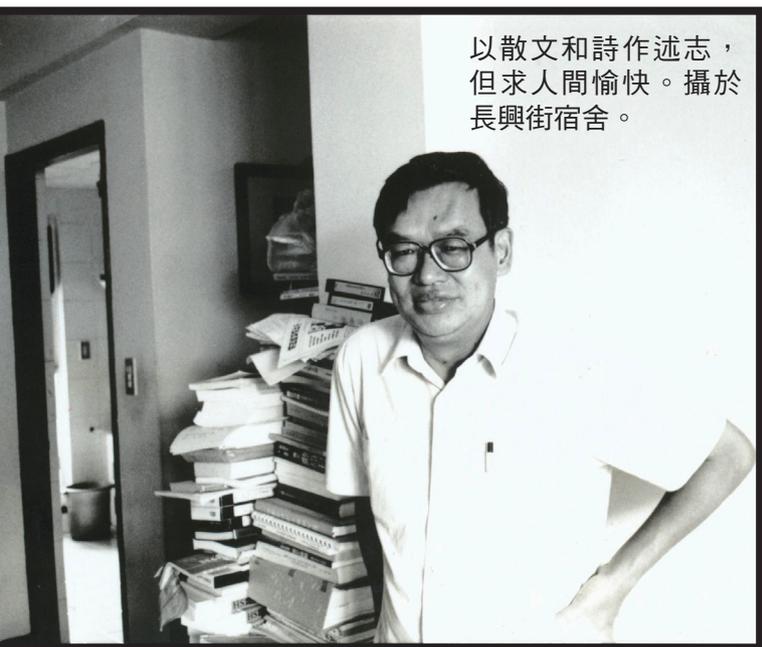
## 人間愉快走江湖

以上敘述了自30歲以後，我平生教學研究的兩大工作，其次應當說的是我從事30餘年的民俗藝術研究和維護發揚。

「民俗藝術」在鄉土傳承，最能體現群眾的意識、思想和情感，發揮群眾的精神。30年前，一群對此深為覺醒的有志之士，包括丑輝瑛、徐瀛洲、辜偉甫、許常惠、郭東星等人，以維護中華民俗藝術，民間藝人的優良傳統得以保存與繼承，以及民俗藝術文化的學術價值獲得肯定為宗旨，成立了「中華民俗藝術基金會」，由許常惠任執行秘書。

許常惠是海內外負盛名的音樂家。我認識許常惠緣於他邀請我參加南管會議，我們一見如故，從此我稱他為「許大哥」。他於1980年南管學術會議之後，推薦我為基金會董事，那是基金會成立的第二年。

1990年，許大哥把基金會執行長的職務交付予我，我只有一个想法「不負所託」，請來立委陳癸淼擔任董事長。一方面把民俗藝術分作「藝能」與「工藝」，做全面的關懷和從事，並多次率領團隊赴歐亞美非澳列國巡迴展演。另一方面發動捐獻，為基金會置產，不再有「流浪之苦」。2000年我繼任董事長。因當時基金會集合不少學有專長的董事，如徐瀛洲之山地藝術文化、莊伯和之



以散文和詩作述志，  
但求人間愉快。攝於  
長興街宿舍。

手工藝術、李乾朗之傳統建築、李豐楙之宗教文化、蔡麗華之民族舞蹈、施德玉之戲曲音樂、陳勝福之歌仔戲、呂錘寬之南北管，以及柯錫杰之攝影、洪惟助之崑曲、周理俐之西樂、吳騰達之雜技、吳明德之偶戲等；執行長林明德則以民俗小吃和藝文，我以戲曲、俗文學，因此我們各就專長主持調查研究和展演，並藉以培養後輩。後來又購入隔壁樓房，擴充空間。而許大哥不幸於21世紀元旦凌晨去世，我們就將它闢為「創辦人許常惠教授紀念室」。

2008年6月我辭去董事長職務，以便接任的新班底能展現新猷。在我擔任董事長期間，非常感謝先後有林明德、洪淑苓和曾子良三位執行長襄助。在基金會整整28年，是我以一介書生除教學研究外，對社會國家最大的奉獻。

## 舊詩、散文遊戲人間

至於我在藝文創作方面，雖然已有舊詩存稿一千數百首，但沒人說我是「詩人」；散文已有《蓮花步步生》（1984）、《清風明月春陽》（1988）、《牽手五十年》（1990）、《飛揚跋扈酒杯中》（1992）、《人間愉快》（1994）、《清風明月春陽》（1996新編版）、《愉快人間》（2000）、《人間愉快》（2004卜鍵選編）、《椰林大道五十年》（2008），論數量不算少，但也沒人說我是散文家。我想大概是這詩文都只是「自娛」，寫的都是些山川遊興，或儔侶新故之情，或人生體悟之思；毫無經國淑世之想與福澤人民之能。但家有敝帚，享之千金，其實從中才能真正看出我是何等樣的人。

我早年在大學部開「詩選」課，重在講授賞詩論詩的基礎修為，並未督促學生勤於習作。我雖然好即興賦詩，但卻未妥善保存，所以皆「散落人間」。直到1992年黔桂之旅，以詩紀行，才為了「雪泥鴻爪」，學習李賀那樣將所作擲於「詩囊」；只是我的「詩囊」事實上是牛皮紙袋；用來書寫的紙張，甚至於連餐廳手巾或筷子紙袋都有。

我寫散文起步很晚，1978年6月去美國哈佛大學訪問前，一天清晨醒來，把首度出國的情懷寫成一篇五六百字的〈行將萬里〉，

請沈謙指點，他小我多歲，已甚負文名，沒想到這篇短文被痲弦看到，便在他主編的《聯合副刊》發表，成為我副刊上的「處女作」。從此我的散文也和舊詩一樣，用來記行記事記思記感與記人。

郝譽翔是我的及門弟子，她寫了一篇〈努力愛春華，莫忘歡樂時〉，說：「曾老師的散文，大抵不離開他的生活：從中文系的求學歷程，到畢生投入的戲曲研究和田野調查，乃至於看戲，品文，以酒和家人好友歡聚，並且從中滋生而出的『人間愉快』生活哲學等等，戲曲，文學，美酒與親友這幾大面向，可以說是以『愉快』作為核心，彼此之間環環相扣相生，而體現了曾老師個人的生命與思想。」

又說：「曾老師總愛以幽默的筆法，點染出赤子之心的真性情，故令人讀來往往不禁莞爾，會心一笑，更為這人與人之間撒

下假面藩籬，而能真誠坦露自我，自在歡聚的時刻，而感到悠然神往起來。『努力愛春華，莫忘歡樂時』，正是這幾本散文所洋溢的積極而正向的氣息。」

我所謂的「人間」是「人世間」，也就是人所生活的世界之中，這包括你我他之間，和人一生中所擁有所能及的時間和空間。所謂「愉快」，是油油然汨汨然由胸中生發的舒服，這種舒服仰不愧於天，俯不忤於地；無須名利來妝點，無須權勢來助長，只不過是耳之所聞，目之所睹，皆欣欣然而已。因為這種「愉快」，止於此生所有，只盡其在我，求諸耳目所感，心神所悟，只從你我他遇合之際，只從萬族有託雜然並陳之中，所以我們不求身後超生的「天堂」，也沒有可被引度的「西方」。我們不過現世種福田，現世就要享福果。此之謂「人間愉快」。（文字整理／林秀美）（本期專題策畫／中文系洪淑苓教授）



1998年8月22日，希臘聖托里尼（thira santorini）火山口前。

## 曾永義小檔案

臺灣大學特聘研究講座教授、名譽教授、傑出校友；世新大學講座教授；中央研究院院士。曾永義教授獻身學術研究及高等教育，致力戲曲理論與戲曲史根本性研究，開發學術新領域與揭示研究方法，力作等身，其戲曲論著早為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及兩岸三地多所大學用作教材；並開啟俗文學資料之整編與研究，引領臺灣鄉土傳統藝術之調查，並將民族藝術文化輸出於國際，於戲曲之學術、推廣、創作之總體成就，已為兩岸乃至國際公認難出其右，迭獲諸多崇高榮譽。